

EDWARD SAID

TARIQ ALI

与
爱德华·萨义德
谈话录

Conversations with
Edward Said

[英] 塔里克·阿里 著
舒云亮 译

SAID

ALI

作家出版社

与
爱德华·萨义德
谈话录

Conversations with
Edward Said

[英] 塔里克·阿里 著
舒云亮 译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图字: 01-2014-846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爱德华·萨义德谈话录 / (英)塔里克·阿里著; 舒云亮译.
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3
ISBN 978-7-5063-7875-8

I. ①与… II. ①塔… ②舒… III. ①萨义德, E.W. (1935~
2003) - 访谈录 IV. ①K837.1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9719号

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Said By Tariq Ali

Copyright © Tariq Ali 2006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与爱德华·萨义德谈话录

作者: [英]塔里克·阿里

译者: 舒云亮

出版统筹: 文建

责任编辑: 赵超

装帧设计: 吴元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25 × 180

字数: 73千

印张: 4.375

版次: 2015年5月第1版

印次: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875-8

定价: 24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英文版编者话 目录

英文版编者的话	/ 001
怀念爱德华·萨义德	/ 003
一、关于成长	/ 019
二、关于音乐	/ 040
三、关于文学	/ 056
四、关于巴勒斯坦	/ 072
五、关于《东方主义》	/ 097
六、关于容纳	/ 104
七、关于知识分子和政治	/ 110
八、关于美国	/ 116
九、关于身份	/ 125
十、关于个人	/ 127

英文版编者的话

这是爱德华·萨义德与塔里克·阿里的一系列谈话，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六月萨义德的河滨公寓里，差不多是在他与癌症抗争失败的十年之前。当时，谈话的内容经编辑后拍成了一部纪录片，题目是“与爱德华·萨义德谈话录”，由万隆制片公司摄制，在英国电视台四频道播放。

显然，根据影片的摘录来看，原先的谈话时间更长、内容更丰富，我们当即就感觉到，这是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一次发自内心的、不可重复的和深入透彻的焦点访谈。由于萨义德和阿里都是思想家、作家和政治活动家，两人虽然都是在东方文化中长大，但现在都生活和工作在西方，都同情左翼，都坚决捍卫正统之外作为批评家的权利，这就构成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。

我们对塔里克·阿里提出要求后，发现了这些未经编辑的材料，还有一份稍加编辑的原稿，记载了他们之间精彩谈话的全部内容。这是他们两人之间互动的一次轻松愉快的倾心交谈，有充裕的时间。为原滋原味地保留口语化韵味和谈话的节奏，包括偶尔的语法自由发挥，我们选择了不对文本进行大手笔的“整理”。这样，读者就能够听到两个清晰的声音，还有他们的怪异特征和性格。

怀念爱德华·萨义德

爱德华·萨义德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同志。我们是一九七二年在纽约的一次研讨会上认识的。即使当时是在动荡的年代，他也与众不同，特别讲究衣着，从头到脚的衣裤鞋袜每一件都经过了精心挑选，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另外装束。一九九七年在贝鲁特为爱德华举办的一次会议上，他坚持要陪同我和埃利亚斯·库瑞^①去

① 埃利亚斯·库瑞：(1948—)黎巴嫩小说家、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。
——译者注（后文注释若无说明，均为译者注）

游泳。当他穿着泳裤走出来时，我问他为什么浴巾不搭配。“入乡随俗嘛。”他轻松地回答。但在那天晚上，在他朗诵他的阿拉伯语回忆录手稿《格格不入》^①的时候，他的穿着是无可挑剔的。此后，即使在与白血病做长期斗争期间，他也一直保持穿戴整齐直至最后时刻。

在最后的十一年里，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生病、经常性的住院、愿意试用新药和拒绝失败。人们不由得认为，他一定能够战胜病魔。去年，我碰巧在纽约遇到了萨义德的医生。在回答我的提问时，他说爱德华的疾病从医学上来说是不会幸存的。但他那坚强不屈的斗士精神和要活下去的意志，使他支撑了那么长的时间。萨义德到处旅行。与往常那样，他谈论巴勒斯坦，也谈及三种文化^②的凝聚力，并坚持认为这三种文化有许多共同点。病魔正在吞噬他的肌体，但来听他言论的人没能看到这个过程。我们是了解他的，知道最好不要把他当成

① 萨义德回忆录《格格不入》（Out of Place）的电影中文译名是《乡关何处》。

② 三种文化：这里是指阿拉伯文化、犹太文化和西方文化。

垂死的病人。当邪恶的癌细胞最终夺走他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内心的震动是很强烈的。

萨义德与西方政治和文化，以及与阿拉伯世界的争论，是他自传里最重要的特征。“六日战争”^①改变了他的生活——之前他没有介入政治。他父亲沃第尔·萨义德是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，为躲避奥斯曼帝国的征兵和被派去保加利亚打仗，他于一九一一年十六岁时移民美国，成为美国公民并在美军服役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打仗。后来，他去了耶路撒冷，爱德华就是一九三五年在那里出生的。老萨义德从来没有像某些贬低者所指责的那样，装作是穷困潦倒的巴勒斯坦难民。他们全家迁去了开罗，沃第尔·萨义德成功地做起了文具生意，把爱德华送进了精英的英语学校。父亲很严厉，在他的眼里，男孩必须绝对守纪律，放学后不能与小朋友一起玩耍。所以爱德华的童年生活很孤独，课余时间就与笛

① “六日战争”：也叫“六五战争”或“第三次中东战争”，发生在1967年6月5日至10日的六天里，结果以色列获胜，阿拉伯国家战败。

福、司各特、吉卜林、狄更斯和曼恩的小说为伴。他是
以英国威尔士王子的名字被命名为爱德华的，虽然父亲
崇尚君主主义，但一九五一年时却把他送去美国接受教
育，而不是英国。萨义德后来说，他不喜欢那种“清教
徒式和虚伪的”美国新英格兰州寄宿学校：这是“破坏
和令人迷失方向”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认为自己已有自
知之明了，“道德上和体格上都有缺点”。在美国时，他
不得不调整自己去适应“体制和环境”。

一九六七年的大人生转折点

然而，他在美国名牌大学里如鱼得水，先是在普林
斯顿大学，然后是哈佛大学。他后来说，他在那里获得
了以德国哲学传统的方式学习比较文学的机会。一九六
三年，萨义德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，三年后他的第
一本有关康拉德的书出版了。一九六四年，在为纽约电
视台四频道录制一段谈话的时候，我问及了此事。他把
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在哥大的初期几年，描绘成

“《道林·格雷》^①的时期”：

塔里克·阿里：那么，你内心的一个人物是比较文学的教授，与其他教师一样，正常去授课；而另一个人物则在你的内心成长，是你把这两个人物分开的？

爱德华·萨义德：我必须这样。另一个人物是没有位置的。我已经有效地切断了与埃及的联系。巴勒斯坦不存在了。我的家庭在埃及和黎巴嫩两地交替生活，我在这两个地方都是外国人。我对家庭的生意不感兴趣，所以我留在美国了。一九六七年之前，我真的认为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工作上也没有多大的成就。我的好多学术大师，如埃德蒙·威尔逊、以赛亚·伯林、雷茵霍尔德·尼布尔，都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。他们不但亲以色列，而且发表了恶毒的攻击阿拉伯人的文章。我只是知道了这些事情，我不想参与政治。

① 《道林·格雷》：电影故事的主人公道林·格雷是美少年，为让自己保持青春貌美，他出卖灵魂、耽于享乐、自我放纵。

“六日战争”爆发的时候，我在纽约，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。我所了解的世界，在这个时刻结束了。我在美国已经好多年了，现在我开始去接触其他阿拉伯人。到一九七〇年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投身到政治之中，投身到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之中。¹

一九七五年，他出版了一本书，叫《开始》。这是一部史诗般的著作，论述了由“出发点”引起的一系列问题，把奥尔巴赫、维科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与大量的现代小说的阅读结合起来了。此外还有《东方主义》，两本书都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。一九七八年，萨义德已经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了，这个时候出版的《东方主义》，结合了这位政治活动家的雄辩口才和他的文化评论热情。有一次我告诉他，对许多南亚人来说，与早期东方主义英国学者的问题，并不是他们的帝国主义思想，而恰恰相反是他们在政治上太正确了：对他们正在翻译的梵语文本的过分敬畏。萨义德笑了，他坚持说，这本书在本质上是要力图削弱西方对东方阿拉伯世界的想当然。对东方的论述——这方面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

家福柯的影响很大——是在拿破仑征服埃及后的两百年间在英国和法国建立起来的，以反对阿拉伯世界的方式，成为英法实施统治和维持欧洲文化身份的一个工具。²为此他着重强调了对中东及其文化的异国化、庸俗化和曲解。在西方主宰一切中以歪曲和工具主义的观察基础上，把帝国主义的猜测描述成普遍的真理是一个谎言。

《东方主义》在学术上引起了轰动。成功无疑使萨义德深为感动和高兴，但他十分清楚，他的著作被大量滥用，因此他经常否认由此引起的更为恶劣的结果：“怎么可以指责我反对‘西方文明’呢？人人都知道我是喜欢康拉德的。”然后他就会去看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名单，挨个猛烈抨击他们对身份的看重和带有敌意的叙述。“把这些全都写下来。”有一次我这么告诉他。但他回答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写呢？”我们录制下来的这段对话则更为克制：

塔里克·阿里：一九六七年的“六日战争”改变了你，使你走上了成为巴勒斯坦代言人的道路？

爱德华·萨义德：首先是阿拉伯，然后才是巴勒斯坦。

塔里克·阿里：《东方主义》就是在你投身于新的工作之后写出来的。

爱德华·萨义德：我开始有条理地阅读关于中东的书籍都写了些什么。结果发现与我的经验都对应不起来。到了七十年代初期，我开始明白，曲解和失实是系统性的。这种思维系统的很大一部分，是西方整个企业界在与阿拉伯世界打交道时所特有的。我更加坚定地认为，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一项历史的任务，而不是美学的任务。我依然相信美学的作用；但“文学王国”——“因其自身的缘故”——则是错误的。严肃认真的历史调查，应该从文化已经无可挽救地卷入了政治这个事实开始。我的兴趣一直是在西方的典律文学方面，阅读的不是需要崇敬的杰作，而是需要掌握历史重心的著

作，这样就会产生共鸣。但我也认为，你必须喜欢这些书，在乎这些书，才会去阅读这些书。

《文化与帝国主义》是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，这部著作超越欧洲与中东的界限，延展《东方主义》的争论核心，描述了更为普遍的西方世界与其海外领土之间的关系。这部著作是在不同的政治时期写的，引起了一些指责和攻击。在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举办的一次庆贺会上，英籍捷克裔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欧内斯特·盖尔纳认为，萨义德应该对起到了现代媒介作用的帝国主义“至少表示一下谢意”——对此，双方毫不留情，各不相让。后来，盖尔纳试图和好，但萨义德没有宽恕。积怨肯定是很深了，萨义德的一贯做法是以牙还牙。

但现在，关于文化的争论已经因为巴勒斯坦发生的事件而黯然失色。在我问他一九一七年对他意味着什么时，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回答：“《贝尔福宣言》。”萨义德对巴勒斯坦的写作，与他以往的写作完全不同，语言简约、引经据典，充满了热情。这是他的事业。在《和平的终结》、《谴责受害者》和其他五六本书中，在他的《金字塔报》专栏和论文中，在《伦敦书评》

杂志之中，自一九六七年点燃的烈火烧得更旺了。他帮助了一代人去了解巴勒斯坦的真正历史，作为自己人民和被占家园的编年史写作，使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。巴勒斯坦人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的间接受害者；但西方政治家似乎大都并不在意。萨义德刺痛了他们的集体神经，因此他们不喜欢他。

反对巴以《奥斯陆协议》

易卜拉欣·阿布-卢格霍德和埃格巴尔·艾哈迈德是萨义德的密友，常常给他很好的建议，但他们相继于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一年去世。萨义德非常想念他们，他们的离世，使他更加坚定了继续对敌人进行口诛笔伐的决心。虽然他已经当了十四年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独立委员，并帮助修饰了一九八四年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，但他对大多数巴勒斯坦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。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白宫草坪上握手之后，萨义德立即表示这是“粗俗的作秀”，他把《奥斯陆协议》描述成是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之后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战败国

的，是“投降的工具，是巴勒斯坦的《凡尔赛条约》”，只给巴勒斯坦提供狭小的家园。而以色列只要有美国的武器和资金的支持，是不会让步的。³（阿拉法特的助理纳比勒·沙阿斯对《东方主义》发表更为反动的批评，他回应说：“萨义德应当坚持文学批评。毕竟，阿拉法特是不会屈尊去讨论莎士比亚的。”）历史证明了萨义德的分析。他对阿拉法特领导层最尖刻的批评文章，发表在二〇〇一年的《金字塔报》上，谴责《奥斯陆协议》仅仅是对占领的一个重新包装，“把在一九六七年攫取的百分之十八的土地，作为筹码提供给腐败的、像二战时期法国维希政府那样的阿拉法特政权，他的当政基本上一直是代表以色列，对人民群众实施监督和收税：

巴勒斯坦人民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说明，在阿拉法特那帮人的统治下，这是没有希望的……巴勒斯坦需要的领导人，应该是来自人民和真正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人，应该是脚踏实地地进行抵抗的人。而那些热衷于做生意和追求享乐的脑肥肠满、叼着雪茄的官僚，已经完全失去了体